

# 春的声音

■杨国华

早上雨止，路过小区一棵山茶花树下。雨后的山茶花，艳丽红润，温柔簇拥，每朵都似玻璃高脚酒杯中盛满了红葡萄酒，正等着有心人去品尝。我抬头欣赏之际，一颗水珠从花瓣间滴落到我的嘴里，我咂了一下嘴唇，清凉甘甜。

我轻轻闭起双眼，静心感受这份独特的清纯。忽然间，听到轻轻的“叭”声——原来是一朵山茶花承受不了春雨的拍打，掉在地上。

春，在我的心头猛然绽放。这春的声音，虽然是那么的轻柔，可我却切实感受到了。

儿时，住在乡下的老屋子，屋顶是青瓦覆盖。春节过后，天气依然寒冷。晚上，做教师的父亲坐在窗口下备课，我挨坐在边上读小人书。

窗外是菜园子，斑驳的瓯柑树影在摇曳，一片沉沉的黛青色。我隐隐约约听到了瓦背上飘来柔和悠扬的二胡琴声，不一会儿，又听到了嘈杂急促的鼓板声——原来是雨落在瓦背上。

父亲便掩卷沉思，吟声和着雨水声穿透老屋的每个角落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这是春雨滴落在瓦背上的声音，春天来了。”

春雨顺着瓦楞流下来，滴在瓯柑树叶上，滑落在台阶上，清脆的“滴答、滴答”声，沉重而缓慢，那么有韵律。春的声音，在这无边的夜幕、空寂的乡村里回响。

雨落瓦背的春雨声，几十年来，每到春天，就会在我的脑海响起，在我的心湖荡漾。春，是用声音来告诉我们：它已经踏步而来。

春雨绵绵的清晨，我懒得起床。睡梦中，我听到一对夫妻在吵架：女的声音尖锐，在催促男的出去干活；男的声音懒散，说是春天下雨，等雨过后再出去。两个人的声音越来越响亮，我被惊醒了。

我睁开迷蒙的眼睛，窗帘的缝隙中透进了丝丝的光亮。起床轻轻拉开窗帘，见一对斑鸠鸟在我的阳台上欢快地筑窝。这是一对花斑鸠，后脖颈处黑色领斑上，



豆包AI生成

布满了黄白色的珠状小斑点，像一串珍珠项链，憨厚可爱。

雄斑鸠围着雌鸟不停转圈，高声鸣叫。雌鸟鸣声低沉柔美，似乎是在叫雄鸟不要沉湎于爱情之中，趁着春天好时光，赶紧寻找筑窝的材料。

每年春天来临，我的阳台上都会有一对斑鸠来筑窝生蛋，然后孵小鸟。看得出来，这一对就是去年冬天飞走的老朋友。春天来了，它们回到自己的老家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鸣叫声里饱含着春的气息。

我来到小区的塘河边打太极。在起步开合之时，忽然听到一声响亮的“啪，啪”声，打破黎明的寂静，从河对岸传过来。莫非是春在拍打河岸？我循声而望，见河对岸的水草丛里跃起一头又一头大鲤鱼——它们追逐、翻跃，溅起朵朵水花，荡起层层涟漪。原来是春天到了，鲤鱼打挺，繁殖求偶。

小时候，一家人随父亲一起生活在一个乡村学校，住在靠小河旁边的一个小阁楼里。每到春天的清晨，河边草丛里鲤鱼打挺的声音，都会清晰地穿过木质窗户传入房内。而我却是春眠不觉晓——楼下的教室里传来早到同学的响亮读书声，我依然不起床。

母亲见我不起床，不会叫我，也不会

骂我，而会碎碎念。她念叨的声音，随着鲤鱼打挺急促而又欢愉的声音，送到我睡梦中的耳朵里：“春天到，鲤鱼也晓得打挺，我阿华怎么这么会睡呢？‘猪膘长肉，人晒卖屋’。”我听懂了母亲的话，赶紧起床，站在窗口，放声读书。

当朗朗的读书声，伴着鲤鱼打挺的声音，轻快地传入母亲的耳朵时，她的笑脸，就如窗口淌入的那一缕阳光一样灿烂。

六岁那一年，春天冷雨的早晨，我还赖在被窝里，听到镬灶间传来母亲打鸡蛋的声音——“啪”，又一声“啪”。我心里在想：这么一大早，母亲打鸡蛋做什么呢？莫不是家里来了客人？

不一会，母亲把两个加了红糖的荷包蛋端到床前，叫我起床趁热吃掉。我有些疑惑：母亲今天怎么舍得让我吃鸡蛋？母亲乐呵呵地说：“今天是你的生日，要吃两个鸡蛋。”原来我的生日在春天——小小年纪的我怎么会知道呢。

在每年的春天里，在我生日的那一天，清晨，睡意朦胧的我，都会听到母亲打鸡蛋的声音：两声，清脆，响亮，在我心里如春水荡漾。

母亲虽然已经远离了我，可这春的声音，却永远珍藏在我的脑海里。

# 选址

■谢钦巨

迈上石阶，扒开蛛网  
在草丛里绕行  
在山上搜寻

少年时逃学在下面溪里玩  
他拿石头扔过我  
吓得我百米跨潭跑回了家

最后父亲停在自家山园上  
他砍过柴我捡过松果的地方  
沿着山谷，朝南、临溪

他想回到山林，在时间里留块墓地  
他会照着流水和那个少年  
还有热爱熟悉的一切



豆包AI生成

# 年年有余

■乔休

我父亲来自山林，后又回归山林。去世前不久，他自己住到六十多年前的出生地。1926年某月，他出生于金山岭雅，早年因父母双亡，不知道具体生日。1948年年底，他参加浙南游击纵队，穿上军装的那一天，便成了他的“生日”。山里娃子从此迎来新生。他去世时，因家谱上生辰八字写得模糊，殡仪时节，亲友谁谁需要回避，统统无所适从。幸亏一切由司仪定夺，最终不成问题。

我们的家谱也很简单，家人的出生日期，全靠母亲记在脑子里。后来，大约觉得记性越来越差，她才眯缝着眼睛开始口述，让我用软毛笔写在红纸上，放进针线盒里。那是一个饼干盒子，“年年有余”字样下，有个抱鲤鱼的花肚兜胖娃。这便是我家的“储物箱”。过一阵子，但凡家逢大事，便翻箱倒柜找出来，龇牙咧嘴掰开盒盖时，能闻到一丝樟脑丸香味。多年间折来折去，再怎么小心翼翼，那红纸终究断成两片，后来又成了四片，就如我们四姐弟，一一家，各奔东西。

父亲落格那天，母亲让我找来软笔，把家谱誊写在在一块从旧桌布剪下的红布上，大约一尺见方，记个大概。布比纸牢靠些，寄托着她维系子女关系的一份心意。一转眼，三十三年过去了。我妻把这块红布存放在保险箱里，这成了父母留下的唯一实物。时光流逝，红布边缘慢慢剥蚀，一根根游丝各行其是，红颜色也渐渐褪去，倒有点像我们四家的现状。我家三代，包括女婿媳妇及下一代，满打满算不过二十人。父母去世多年后，我们姐弟四家逐渐游离，除了春节相约祭扫，去公墓门口等候的那半小时聊上几句，其他时间，微信群里都保持缄默，似乎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份亲戚关系，虽然疏淡，却也连着。

在记不清具体出生时间这方面，我们家似乎有“传统”。我母亲始终说不清我到底是在早晨、中午还是晚上出生，她只记得当时广播里的音乐响起，在她为分娩而痛苦挣扎时，那音乐成了记忆中深刻的印记。可一天有三次广播，这可把她难住了。这让我在前途迷茫时，想找“高人”指点一下人生方向时，常常无从说起。那么，我三个姐姐，又是啥时辰出生的？她同样

也说不清，这多少能抚平我的不快。母亲真是糊涂又可爱。

父母的婚姻，其实也是一笔糊涂账。母亲当年住所担街，她姐戴红袖套，随派出所一起巡逻，还当上居民区的治保主任。我父亲当时是所长，姨妈就介绍自己的妹妹和他相亲。母亲读过初中，有文化，当时十八岁，比我父亲小十岁。虽然一个属龙，一个属虎，但双方正在热恋中，不愿相信那些封资修的糟粕。那时工农干部挺吃香，我父亲五官英俊，可能出手稍慢，就会被旁人抢走。婚礼很简单，几块喜糖一分，大红门对一贴，两床被子拎到一块，就成婚了。父亲一米八多，母亲勉强一米五。闹新房时一位同事看出了“反差”，他嘴巴闲不住，看新人一个瘦高个儿，一个小巧玲珑，忍不住嚷嚷：“哈哈，你们这是热水瓶配茶杯，新郎新娘差十岁，龙虎斗，你家以后有得热闹瞧了。”

我姨听了，赶紧出面打岔，才把话头搪塞过去。虽然闹哄哄的，我母亲当然也听到了，但两人感情正深，不愿多想。一切外来的念头，都比不上努力相向而行，尽快走到一起的决心。她虽然心里咯噔一下，但表面上不动声色。话说锅碗瓢盆都会叮零当哪，何况两个人呢。不同环境成长的夫妻，观念、习惯不同，难免为一些小事拌嘴。姨说：“看不懂这些男人，有啥好生气。”话虽这么说，姨自己脾气也挺大，有时她和我母亲闹别扭，一闹两年不说话。但到后来，都是姨丢盔弃甲，举手投降。谁叫她是老姐呢。

这样那样事多了，父母间的一些小摩擦，就成为闹别扭的导火线。发生口角后，没处想了，他们往往归咎为“龙虎斗”。潜意识中，人是会受暗示的，双方都开始这么想了，思想就容易复杂，莫非龙虎相争必有一伤？母亲吵了架，就往姨家跑。幸亏姨劝得好，分析利弊，双方在姨的劝说下，都还明事理，同心协力把日子往好了过。父亲后来也想开了，过日子嘛，总得互相让着点。他奉行“忍让政策”，睁只眼闭只眼，不一般见识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一家人齐心协力，日子终究是温暖向前的。

年年有余，余的，是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

# 拉板车的大舅

■孔令周

当我风尘仆仆从渡轮的跳板上上码头时，一抬头，就看见了正在搬砖的大舅与大舅妈，满面尘灰，一个递砖，一个正往板车上堆。大舅的脸被太阳晒得通红，几缕稀疏的头发紧贴着头顶上，汗水沿着额头流下，淌出一条条黑红相间的小溪。“舅，舅妈！”我喊了一句，大舅抬起头，手却没停，忙不迭问，回来啦，吃了没？我含糊不清回答了一句，就快步往大路上走去，身后传来大舅沙哑的声音：“外公外婆应该在家里。”

那一年，我在县城念高二，父母远在辽宁经商，隔一段时间，就要回到外公外婆家，取一点生活费。这一趟路程，有三十多公里，我从学校出发，穿街过巷，来到南门码头，然后坐轮渡到对岸，再坐中巴到镇电影院，接着换坐小三轮卡，从龙坞下车，最后乘坐小渡轮到老家一个叫下村的地方。从下村到外婆家要穿越一片空旷的田野，约莫三四公里。就在这条路上，我常常碰到舅与大舅妈，每次都是拉着一架沉重的板车。这种运输农具，载重量相对较大，由车架与车轮两部分构成，车轮就是两个橡胶轮子，车架由木板拼接而成，为了便于两手拉牵，前端两边伸出较长的车把，板车前面还可系上绳子或皮带，套在肩膀上，手和肩膀可以同时用力。他们一个拉，一个推，远



豆包AI生成

看像一头老牛驮着沉重的货物。

大舅成家早，在外公的众多子女中，率先分家，另起炉灶，分到一间老屋的偏房，他起早摸黑，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，样样农活都是好把式，脏活重活抢着干，在农村是个“顶劳力”。他生养了三个孩子，虽然他自己没有上过几年学，但他深知“读书可以改变命运”，哪怕自己再苦再累，也要供三个孩子读书，无论儿女，一视同仁。在那个农村普遍认知里“女孩是别人家的，最多让她学门手艺，不是缝纫就是美发”，他这认知，尤其难能可贵。

大舅待人很好，虽然长相有点粗犷，但总是笑眯眯的。记得我三四岁的光景，有一年冬天，母亲带我回娘家小住，半夜里我受了点风寒，啼哭不止，怎么安抚都无济于事，母亲都有点不耐烦了。大舅本来已经睡下了，却披衣起床，顶着严寒，从隔壁自己家过来，一同安抚我。

他像变戏法一样，掏出几个香烟壳让我玩，又做着滑稽的表情，我瞬间就不哭了。

1998年，我大学毕业在小镇里当老师已经两年了，有一天中午回来，大舅正在我家吃饭，听他与我母亲的对话中，了解到他正在为儿子的工作分配事情着急，刚刚从县城里回来。我分明看到，大舅憔悴了许多，头发更稀疏了，脸上皱纹一条条，脸却红得发黑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天刚蒙蒙亮，一楼的大门被人拍得天响，匆匆下楼开门，是个老家来通风报信的人，说大舅出事了，已经拉到镇医院。我们急忙赶到医院，大舅已经昏迷不醒，重度脑溢血，听说，就在前一天晚上，大舅还在忙活毛芋芋头的清理，一直干到深夜。那几天，上班之余，我在医院跑进跑出，出现了耳朵短暂性失聪，第一次深切感受到生命的无常，就如同看到一棵郁郁苍苍的大树轰然倒下，那种震惊，在我心湖里，无疑掀起了惊涛骇浪。

大舅没几天就去了。三个儿女都已成才，他没有享上一天福，就像一头精疲力尽的老牛，倒在了路途中。

但我依然记得，在那空旷的田野上，两旁都是稻禾的清香，大舅拉着一架沉重的板车，奋力向前……

## 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  
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安市委宣传部  
瑞安融媒体中心 宣  
瑞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